魯之春秋

傳第五之一

魯之春秋卷十二

海鹽李聿求學

義旅一

吳易 父承緒等

嗚呼崇禎十七年正月思陵臨朝嘆曰朕欲督師親決一戰身死沙場無所恨及三月之變躬殉社稷而大小臣工從死者蓋亦寥寥樞臣開門輔臣勸進百職司投名受職不可勝數明朝培養三百年不應偷薄至此及觀其後義旅四起視死如歸所在不乏也如吳易諸臣不過領魯王之一命無尺土一民之寄側足焦原分固

不必死也然竟死嗚烏得不傳作義旅傳第五

吳易字日生吳江人生有膂力跅弛不羈崇禎十六年成進士福王立易謁閣部史可法於揚州可法異其才題授職方主事爲己監軍久之廷議不言討賊易發憤上中興四大議一曰聲大義以作恢復之氣蓋春秋之旨大復仇而嚴討賊諸葛亮亦云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誠以君父之仇一日不報凡爲臣子憤恨愧恥無一日可以卽安且大義不明人不知有君父則無以立國雖欲苟且偏安而有所不得也先帝英明恭儉勤求治平而卒致覆敗實前古所未有究其禍原則一十七

年當局諸臣誤國之罪不可辭也以門戶為安身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以苞苴為立命而不知節義之為何事有具文而無實政有議論而無成功文臣愛錢而委用債帥武臣惜死而坐擁驕兵人心陷溺拜手而處賊庭靦顏而受偽職士殉鐸墉誰實厲階良由此等胸中久無君父久無廉恥也今幸聖主重興保有南服此天心之所祐助祖宗神靈之所想望蓋在討賊復仇再擴疆宇開數百年太平之基非謂因循江左偷歲月之安如東晉南渡故事也我二祖創基重開華夏列宗圖治遠邁漢唐而十陵園廟寂寞塵沙之鄉先帝梓宮荒涼

榛莽之地與思及此痛絕忽生向日聞變之初見諸生父老無不涕泣哀感竊謂東南之人心未死社稷之興復可期而兩月以來義聲未舉恐天下人心自此廢然而不可復作也天下有忠臣義士報君死國之氣有英雄豪傑作事建功之氣二者當及其鋒而用之使天下感發而興起故進可圖敵而退可立國忠臣義士之氣無以用之則日就消靡英雄豪傑之氣無以用之則渙散而不可收捨此安危成敗之關不可忽也所願朝廷之上念篡逆之大仇思恢復之至計臥薪嘗膽存越國之憂勞布衣帛冠法衛公之儉約君臣歡洽合堂廉為

一體文武戰睦視軍國爲一家人人有枕戈飲血之思時時有厲兵秣馬之志身且不有何有於苞苴家且不有何有於門戶門戶消而後職業可舉苞苴[illegible]而後功罪可明死節者厚其優恤從逆者速其刑誅綱紀粗張經綸畧定亟下哀痛之詔預卜誓師之期選將練兵進據形勝逆賊之首不旋踵而可致於闕下矣或謂時方積弱大舉爲難則甚不然昔少康以一旅之師討滅寒浞而祀夏配天光武騎牛從軍以羸卒三千破尋邑百萬卒興漢祚葢其君臣之間立志既堅區畫素具鼓動拔起以乘天下之氣用能以少破衆變弱爲强況今疆

土尚居天下之半而財富不乏人力繁庶較之少康光武倍且什佰誠能舉而用之則風馳電埽廓淸六合非難致之事也事在不疑顧力行何如云爾二曰明大勢以爭恢復之機蓋歷考創業中興之主必先度形勢據要會故上之奏驅除之功而次亦不失固守之策東南形勢雖以長江爲險阻然自古守東南者未有不守兩淮與荆襄者也兩淮者江表之藩籬荆襄者上流之門戶舍藩籬而保牆垣棄門戶而扃堂奥雖在至愚知其無濟孫吳之於曹魏百戰於合肥濡須之地而以荆州分裂晉者併焉其六代之世僅曰偏安然以悍如石勒

盛如苻堅强如宇文拓拔卒不能跨江南以有尺寸者以强藩巨鎮皆在淮南荆襄閒故也南唐李氏所以能都建康者以有淮南及淮南爲周世宗所併遂有豫章之徙宋之南渡也先後有劉錡韓世忠岳飛孟珙諸人擁重兵於兩淮襄漢之地而孟珙亦曰襄樊爲朝廷根本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後伯顏兀术之兵竭死力以攻襄樊襄樊破而後順流南下而宋事遂不可支矣此皆已事之明鑒也以今日之勢論之則荆襄爲尤重何則逆闖巢穴盤據關中則賊之伸足南向狼奔豕突道必出此而我之王師大軍奉辭伐罪道必出此是我得

之可以圖賊賊得之可以圖我實爲必爭重地而我未能據而有之我未能有而賊亦未聞爲集兵堅守之計乃天之留此都會以開我中興大業者也遊魂旦夕消滅又恐他有雄傑者躡跡而動踞形便以蹂中原習水軍於漢沔之上放舳艫於武昌夏口之間我將何以禦之是故審妙算而定規模必以恢復荊襄爲第一著夫荊襄背控河洛側睨淮蔡包絡關陝襟帶吳蜀沃野千里有可耕之土奇材劍客有可用之人地形四達有可戰可守可縱可橫之勢從古英雄之所力爭而恃以爲混一之資也乃所謂恢復者務爲恢復之實而無

務爲恢復之名何謂恢復之名驅烏合之兵入殘破之境紀律素未嘗明饋餉又若不足賊去則進據空城賊來則望風奔潰雖得聯城數百何所用之不惟無益適足以喪師靡餉而已何謂恢復之實選良將聚精兵以招徠安輯爲先圖以耕屯守禦爲實事據一城則不使一城之復破立一堡則不使一堡之復隳以客爲主以逸待勞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俟神氣充實邊腹堅守聯絡兩淮共圖進取如網之有綱如農之有畔可以指掌計畫可以歲月責成所云坐而言之起而行有斷然者三曰定大畧以收恢復之功葢控兩淮據荆襄而漸圖

擒勦必得重兵三四十萬卽力不能遽舉最少非二十萬不可今郡邑之兵可用爲守禦而不可用爲驅馳諸鎭之兵可用爲聲援而不可用爲進取何也積弱積玩積驕積惰雖有周亞夫李光弼不能徒手而變其俗也驅市人而戰卽韓信之用兵如神不得不致於死地而後勝則兵非素練不可用明矣爲今急計莫若精擇大帥三人才兼文武忠義根心者使之分道募練新兵所募之兵必須絕力或挽弓二三百觔或提石七八百觔膽勇信實三者俱備方爲及格其偏裨頭目亦聽大帥自行選用一切兵法陣制大帥教偏裨偏裨教頭目頭

目教兵齊之以束伍之令申之以上下保結之法精之以步伐擊刺旌旗金鼓分合奇正之數盔甲器械向之鈍儆不中法者自行製造營陣部曲向之虛花不可用者自行操演訓練勤習比及期年萬人一心動如指臂平時則有極重之餉勝敵則有極重之賞違令則有極重之罰此軍一成可以虎視中原前無橫陣後無勁敵唐之銀槍宋之背嵬我明之陶家軍是也由是特遣三帥分屯江北其一屯駐淮揚勤兵五萬責以收復兗濟津門河間等處其一屯駐安廬勤兵五萬責以收復東昌大名廣平順德等處其一勤兵十萬收復荆襄招集

流亾部勒壯健與屯種以爲久駐之基築堡寨以爲清野之具辟用土豪廣布閒諜來歸者給以土田內應者予以官爵積粟通商訓民養士　牢固轉屯進築唐鄧汝潁之閒中州故地亦可漸次收復勁兵駐札於外老弱力耕於內如羊祜張全義故事省調發之勞息轉輸之困以地養兵以兵擴地地益廣餉益多而兵益强如是則賊之門戶失而我之藩籬固矣長淮一帶古有芍陂洪澤諸屯素稱膏沃亦當一槩舉行使富强之勢東西聯絡大江以南坐有泰山四維之安其視沿江列戍與敵共險處處可渡日日可至者相去何如哉當是

時大合諸路軍聲罪西討令淮南兩帥由眞保趨山西以擊其左移檄四川將帥大兵出盧氏抵潼關指淆澠以衝其中我則四面合勦賊則首尾並壓釜魚穴鼠指顧就擒然後告成列聖之廟獻馘大行之靈灑埽山陵脩治京邑此眞中興之盛事而臣子之畢願也唐莊宗受晉王三矢其後卒繫燕父子函梁君臣首而還矢於先王包胥與伍員論志誓必復楚其後痛哭秦庭乞師而反卒如其志彼皆以敵國之仇一人之誓而有志必伸有言必踐若此若乃奮天朝之神威殲弑逆之逋賊名正勢順何疑何畏而不圖再造之功徒鬱鬱居此爲

左支右吾之下策哉進退得失之數瞭然可覩矣四曰固根本以立恢復之基蓋自古戰守攻取有一定之局欲保固江南則必開擴江北而開擴江北又必先保固江南相維之理不可易也漢高祖以關中爲根本故能東向與西楚爭衡光武以河内爲根本故能埽赤眉剪羣盗而興劉氏之業唐肅宗以靈武爲根本故能滅安史而收兩京不固其本而徒事喜功好大之爲則如元嘉之謀北伐宣和之圖燕雲不惟無功而且有大患金陵創業之地德澤浸於人心且山川雄厚物力充牣此皇上經營海宇深根固本之所在也固本之策大約有

四一在飭吏道一在行保甲一在儲倉粟一在練水師
語云得一賢令勝於勁兵三千得一賢守勝於勁兵三
萬言其職最親民消患弭亂也今吏道日衰皆由原本
未清綱領未振原本者何銓選之路是也綱領者何撫
按之權是也但使銓選至公不至驅外吏而為貪黷則
源本既清而又精飭撫臣假以重柄賢能者聽其辟舉
不稱職者立行罷黜其最不肖者則以國初之法懲之
其勤績顯著者例當陞轉者由令而守由守而司道由司
道而督撫使之久處其地不致傳舍其官威惠孚洽利
弊周知自有吏習民安之效又邇來設官之多倍於祖

制官多則供億之害多迎接之害多文移牽掣之害多吏胥奸蠹之害多宜考會典大行裁減科部添差者革司道閑散者革佐貳猥雜者革即按臣亦宜閑歲一差使撫臣得以專心課吏而有司得以專一治民是法也李泌行之於唐李綱行之於宋非臆見也夫吏道不荒有司勤職則行保甲儲倉粟自可不勞而辦保甲之法始於管子先臣王守仁十家牌法即其遺制可以練鄉勇可以禁盜賊可以預城守可以定賦役可以省獄訟可以厚風俗閑察其奸滑敗羣者置之重典則小亂輯而大亂可弭國家立預備倉本常平遺意平貴賤之價

防水旱之災極爲良法原以紙穀贖緡周充糴本數十年來上下侵漁蕩然盡矣所以一遇天災饑民載道民譁盜起積漸可憂宜令大小郡縣積穀數萬千斛便可備禦非常其有司報績以前二者定其殿最而不以催科薄書爲重此最救時之急務也至於東南所恃舟楫爲良雖措置經營重在江北而沿江一帶及腹內地方不可不嚴防守今在籍軍伍非不足用所慮戰法未諳技藝未精艨艟戰艦未備所當急勅撫臣分諭郡縣各督所在將領製造操演如荆湖九江上流重處下而東西梁山下而太平采石更下而京口澄江此皆股肱帝

京爲水道要害尤須加意綢繆昔曹魏父子相繼臨江及見波濤舟楫之雄旌旗戈甲之盛並皆嘆息而反此豈獨恃水爲阻亦治兵精整備禦有方故也今使大兵棊布於江北水師星列於江南表裏相維邊腹並壯天下之勢如常山蛇不出兩年國勢大振人心大振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破以令則服恢復中興之功可蹻足而俟也議上不省明年春檄徵餉江南未還而揚州破南京亦不守六月

大兵徇吳江縣丞朱國佐以城降攝縣事有諸生吳鑑欲起兵會總兵黃蜚兵至無錫鑑大喜徒手入縣庭鳳

國佐國佐執送蘇州斬於胥門外易聞而憐之起兵擒國佐授鑑父汝咸令殺以祭鑑於是與同邑孫兆奎沈自炳自駉華京吳旦等募兵旬日得水師數千人屯於長白蕩出沒五湖三泖間大兵之初至也未習水戰易使部卒習水師者雜農民中散處湖畔大兵以民舟濟邀民操之前散處者來操其舟棹至中流猝鑿沉之而溺死者無算軍聲頗振於是中書盧象觀葛麟職方王期昇吳振遠等皆歸師依之以爲助魯王監國於紹興督師熊汝霖奏易斬獲有功監國授易

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江南諸軍唐王亦授
易官如監國之命監國命易與平吳伯陳萬良恢復東
南汝霖遣兵援萬良易帥兵來會幾克德清
大兵擊之汝霖兵渡江萬良入山自保易出戰急收兵
八月
大兵以舟師至二十四日易出戰于塘口獲舟二十明
日大雨不設備
大兵襲之大敗易與參軍陳恂遁父承緒妻沈氏及女
皆投水死未幾易鄉人周瑞等復聚衆長白蕩迎易入
其營明年攻嘉善吳江皆入其鄉聲勢復振再戰汾湖

斬殺過當兵部尚書陳子龍以易捷聞監國進易兵部尚書封長興伯唐王聞之亦封易忠義伯八月易與主事倪撫輕舟潛出飲於嘉善孫璋家

大兵猝至易與撫被執至錢唐俱死里人包捷殮之葬湖上妾香娘易既死問官欲收香娘於下陳泣而對曰相公每飯不忘故君妾亦何忍負之必欲見辱有死而已問官肅然敬聽其所之香娘削髮潔身以老兆奎字君昌祖履恒習兵家言兆奎能世其學倜儻有氣節崇禎九年與易同舉鄉試南都破奮然思以死殉國乃與易謀同起兵以家財給餉復以易聲望出已上推爲主

盟而已佐之時稱孫吳軍監國授職方主事易敗走兆
奎父允貞投水死兆奎乃沈妻褚氏及女於湖慮易妻
女被辱覘其死而後自溺溺未死
大兵鉤而出之被執械至江寧入見總督洪承疇大言
曰先帝時有一洪承疇督師敗績已死封疆先帝親祭
而哭之今又一洪承疇一人耶兩人耶承疇曰汝無問
一人兩人汝自為一人事耳驅出斬之臨刑賦詩顏色
不變年三十九自炳字君晦號闇華以諸生貢於廷初
里人陸世鑰以財雄於陳湖與自炳之兄自徵皆輕財
任俠會國變盜賊蠭起自徵造魚船千艘世鑰散財募

兵以爲堡障鄉里計自徵卒自炳與弟自駉以其船習水戰于湖易因自炳自駉之水師以起監國授自炳中書舍人易敗走自炳自駉且汝珪等皆戰死京先驅妻子入水格殺數人大兵繼至京搏戰相持溺水死自駉字君牧京字壯與旦字爾赤號海曙汝珪字子玉皆吳江諸生有文行知名於時世鑰字兆魚軍於湖部下不得妄掠一錢犯者必死故其軍獨静乙酉六月帥兵千人與副總兵魯之璵攻蘇州焚城樓不克後與易合軍易敗走世鑰知事不成削髮爲僧瑞生有膂力善鳥銃所發無不中丙戌

正月與里人沈泮李勢陳繼等復聚衆長白蕩出没旁近諸縣道路爲梗於是軍聲復振迎易爲謀主監國授瑞江南總兵官八月易被執

大兵猝至瑞等一軍盡殲泮勢繼皆勇力過人恂字子木海鹽人本姓費崇禎十五年舉於鄉撫字旻倩嘉善諸生起兵與易合軍監國授職方主事瑋與弟鉅皆嘉善諸生坐匿易闔門死捷字雋幾嗜學而性堅確以文章氣節自任與恂同年舉鄉試京師陷入穹窿山爲頭陀自號磴菴定跡不入城市好讀文山指南錄等書時時流涕易死于錢唐覩族莫敢視捷往收其骸經紀其

家嫁其女如己女年四十三李長興茹文畧易之部將也驍勇善戰少爲長興千夫長

大兵徇湖州文畧遂帥壯士十餘人入太湖從徐雲龍破長興戰屢有功雲龍死文畧乃歸易部下易優禮之每持長矛陷陣所向無不披靡監國授總兵官易敗走文畧手刃數十人身亦被十餘創血盡而仆

大兵猶疑其佯死數刃之移時稍甦捧其頭而走至潯溪休野廟廟祝見而識之曰子非茹將軍耶相持而哭傅以藥百日始愈文畧閒行至長興訪妻子皆遇害矣

丙戌正月復軍於麻湖與

大兵力戰所殺過當援絕而亡裨將周志韶突圍出收餘衆自保監國授志韶參將明年夏志韶兵敗赴水死易之未被執也則有海鹽馮時敏長洲文乘先後逮死時敏字子遜諸生方讀書聞賊陷京師奮衣起曰國事至此何以家爲欲杖策出門爲殲賊計有友止之曰大事已去世臣宿將倘束手君一書生何能爲時敏曰事之濟不濟天也國家養士三百年吾思國仇當報耳奚論匹夫將相哉遂與弟一鶚之南京見君臣無復仇意忿甚南京破徬徨無措聞易起兵喜甚渡江見監國言易忠勇監國命時敏趨易出師易敗走時敏別出募兵

明年易軍復振渡江之師札譚山時敏一鷲𣏌約中道被執俱死僕周尙文從死時丙戌六月十三日也乘字應符太學士震孟仲子諸生有聲復社

大兵下蘇州乘隱居山中居久之或言與易通者大吏僞爲易書招乘乘欣然納之拘至詢之曰不敢辱吾父願速死遂見殺臨刑賦詩曰三百年來舊姓文一心報國許誰聞忠魂今夜歸何處明月灘頭弔白雲象觀字幼哲宜興人督師兵部尙書象昇弟英畧稍似其兄而文采過之崇禎十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金谿知縣未任改中書舍人南都破象觀與宗室朱議瀝

遇於杭州之西湖相與痛哭入于忠肅祠誓同起兵至茅山以象昇故將程安一作陳世公為先鋒多所殺傷謀攻南京江寧人朱君兆奇士也為象觀計曰京城雄深攻之未易卒拔而敵兵四面萃於我敗道也公盍謀內應者乎象觀曰如何君兆曰君兆習知邑中之豪願與公先入公定師期告我我從中[illegible]舉火以應焉已而遣僧至君兆所約期僧入城告變於

大兵

大兵立誅君兆而自舉火譟外象觀薄兵城下燒太平門騎兵出城突馳之象觀大[illegible]銳盡喪議瀝匿水竇

中得逸復與家觀至宜興稍收士卒出攻溧陽又敗議遷走廣德家觀入太湖與葛麟合軍有衆二萬八月易敗走家觀與從弟家同及總兵程安毛重恭皆戰死家觀知不免起拜其衆曰我兄弟愛國厚恩無以報空煩公等死有餘愧自投於湖有卒掖而起之家觀曰愛我不如成我義也復自沈而死麟字蒼公丹陽人崇禎十五年舉於鄉生有膂力貌類武夫能開數石弓福王立巡撫祁彪佳薦其才勇授中書舍人與鄭鴻逵協守京口上便宜十二事又請練兵江北皆不報南都破與總兵吳志葵起兵復青浦志葵敗潰卒無所歸推麟爲帥

麟乃引舟太湖時職方郎中王期昇起兵西山奉宗室朱盛瀓稱通城王克長興乃與麟合朱幾象觀亦至軍遂盛八月居民苦期昇兵淫掠引

大兵焚期昇舟期昇遁麟出戰望見火光麟帥三舟沖之軍吏曰衆寡不敵毋陷死地麟曰臨難不救同盟之謂何手持長矛力戰舟師遇者皆披靡連殪六七十人於水

大兵素聞其名及戰羣指目之操曰長而肥者葛師也萬箭注之而麟揮矛如風矢不能害乃擲炬於其舟舟焚麟赴水死振遠字石霞號武夷吳江人爲諸生以經

濟自許魯王過吳吳人有謁者輒問吳中有賢豪隱田間者乎或以振遠對王使張指揮求之振遠慨然往謁舟中語移時不休王大悅遂署工正曰此非所以屈賢豪者振遠辭不得以母病請歸亡何母卒南都破鄉里子弟起兵推振遠主軍事遁表越中授監軍僉事兼職方郎中丙戌合家被圍與弟宗泌及二從子俱被執振遠獨承之遂被難易

國朝

賜謚節愍象觀

賜謚忠節兆奎自炳自騆瑞承緒秉象同安俱

賜入忠義祠易妻沈氏及其女

賜入節孝祠

外史曰易以精衛之力塡閡海波亦何可得卽令是時所圖得遂亦豈足延浙東之一綫乃一擲不中同盟駢首蹶而再起卒以敗亡不啻失身其哲奚翅然而欲存君臣之義于天地之閒則柴市之臨刑終賢於皐亭之出璽也

魯之春秋卷十三

海鹽李聿求學

傳第五之二

義旅二

陳子龍 夏之旭等　楊廷樞 戴之儁等

錢栴 子熙等　顧絳

黃毓祺 子大湛等

陳子龍字臥子松江華亭人生有異才工舉子業兼治詩賦古文卓絕流輩崇禎十年舉進士授紹興推官東陽諸生許都者家富任俠好施陰以兵法部勒賓客思得一當子龍嘗薦諸上官不用東陽知縣姚孫棐斂民

貲坐都萬金都乞免不得會奸人招兵事發孫棐謂都結黨謀逆持之急都埜毋山中會者萬人或告監司王雄曰都反矣雄遣使收捕都遂反旬日間聚衆數萬連陷東陽義烏浦江遂逼郡城巡按御史左光先以撫標兵命子龍爲監軍討之稍有俘獲雄語子龍曰兵止五日糧柰何子龍曰都舊識也請往察之乃單騎入都營責數其罪令歸待以不死乃挾都見雄復挾都走山中散遣其衆而以二百人降光先聽孫棐言竟斬都子龍爭不能得以定亂功擢南京文選主事進兵科給事中巡視兩浙乞養歸福王起故官命巡視京營言防江之

策莫過水師海舟議不可緩請專委兵部主事吳剛訓練從之命予陳新甲卹且追罪嘗劾新甲者子龍交章力諫事獲已未幾列上防守要策請召還故尚書鄭三俊等竝可之又言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閭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搜採甚非法紀乃命禁訛傳誑惑者子龍請擢諸生涂仲吉舉人祝淵寘言路不從又言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物今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內臣不知其所終其始皆起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令皆因循遵養臣甚

為異心也亦不報明年二月以時事不可為乞終養去南都破子龍與考功主事夏允彝起兵里中魯王監國遣使授兵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大兵下松江允彝死子龍念祖母年九十不忍割遁入僧寺明年三月祖母卒既殯子龍入總兵吳易軍中監國又遣使擢兵部尚書節制七省漕務子龍奏易有功易得封爵唐王聞之亦授子龍兵部左侍郎兼左副都御史易敗子龍栖遲山澤彷徨未措丁亥松江提督吳勝兆密謀通監國為內應勝兆浮慕子龍名遣幕客戴之攜通殷勤并告密謀事子龍不應亦不阻焉是年監

國加子龍兼翰林學士總督義師勝兆謀洩詞連子龍
子龍乃亾命與同邑夏之旭同奔告急於嘉定侯岐曾
已而遷於崑山顧咸正家
大兵跡捕遂被執操江御史陳錦問子龍何官子龍曰
我先朝兵科給事中也監國命總督義師我有三年喪
未受又問髮何爲者子龍曰留此以見先皇帝耳又問
子龍瞪目不答乃引出繫舟中泊跨塘橋下子龍伺守
者懈猝起投水死時五月十三日也子龍爲文宗魏晉
其駢體精妙徐陵庾信弗能過也之旭字元初允彝之
兄以諸生貢於廷有聲松江破之旭欲與弟允彝俱死

允爽託以妻子乃不果自此不入城市以子龍獄牽連
作絕命詞曰嗟予薄祜少遭不造皇路多虞撫臆思報
攘攘國人藩之垣之惴惴縲宰抗章白之予一介儒曾
霽天顔歲寒之意至死勿遷仲賦懷沙身無貶屈惜哉
臥子何不早決故君曰逝故友已亡吾將安歸敬附首
陽從容自引魯壁蹌蹌遐哉尼父予敢對揚從容諷文
廟自縊復聖位旁岐曾字雍瞻給事中震暘少子左通
政峒曾弟以諸生貢太學博覽工文重氣節敦行誼以
匿子龍被逮不屈死母龔氏亦死僕俞兒朱山鮑超陸
二李愛同死峒曾子瀞有司又令收繫岐曾子汸揪瀞

逃入支硎山之中峯聞追者至謂瀞曰行矣吾代汝死立遺瀞而自登小舟揮瀞走而大書瀞姓名於巳衣襟殆徧投於水有泅者拯之易服走吳山爲僧瀞亦盡薙其髮亡命而死涉聞之曰吾萬死一生保吾弟爲世父遺孤計耳今顧至此極乎乃歸里閉門不出以長子主嗣曾祀咸正字端木崑山人大學士鼎臣曾孫崇禎六年舉於鄉授延安同知道阻未赴監國擢兵部郎中與其子天遴天遴以藏匿子龍執至江寧經畧洪承疇問曰汝知史可法在乎不在乎咸正曰汝知洪承疇死乎不死乎因大駡被極刑天遴字大鴻天遴字仲容皆諸

生從咸正死以獄詞連及死者則又有殷之輅徐開祚
張寬夏寶沐云之輅字元素子龍同邑人舉於鄉監國
授中書舍人進車駕主事性忠烈慷慨好施養士常數
百人與子龍相結期死國難至是之輅一門被害開祚
婁縣人寬字子服金山諸生寶沐嘉興諸生皆被逮死
子龍
國朝
賜謚忠裕咸正
賜謚節愍之旭天遴天遴俱
賜入忠義祠

外史曰子龍殉節或疑其晚如北都之變雖有父母在家萬難兼顧可也不死則辱若告假在家有篤老之親因殉國而有所不顧揆之聖賢未必其然子龍之必俟祖母終養而後死析理之精有裨於綱常名教也大矣

楊廷樞字維斗長洲人天啟末魏奄矯詔逮吏部員外郎周順昌廷樞以諸生爲士民倡擊殺緹騎一人復與諸生徐汧斂財經理之以是知名崇禎三年舉鄉試第一九年廷樞與無錫顧杲等爲留都防亂公揭討阮大鋮福王立大鋮得志安昌侯柳祚昌大鋮指劾少詹事徐汧疏言汧自恃東林巨魁復與復社諸奸楊廷樞

等狼狽相倚乞置於理馬士英不欲興大獄乃寢其奏

南都破

大兵下蘇州廷樞遁居光復山中魯王監國授翰林院簡討兼兵科給事中會吳勝兆謀通監國為內應廷樞因門生戴之雋以慫恿之事洩被執其冊中遺書云廷樞幼讀聖賢之書長懷忠孝之志為孝廉者一十五載生世間者五十三年作士林鄉黨之規模肩綱常名教之重任惜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食祿值中原之有難遂嬰禍以捐生其年則丁亥之歲其月則孟夏之中方隱遁於山阿忽陷身於羅網時遭其變命付於天雖死

如其來如亦已知之久矣生平所學至此方覺快然千
古爲昭到底終爲不沒但因報國無能懷志未展終是
人臣未竟之事尚孤累朝所受之恩留此血衣以俟異
日卅中矢志不能盡言廷樞至問官欲全之諭令薙髮
廷樞曰留此以見先皇帝斬之蘆墟泗洲寺臨刑大聲
曰生爲大明臣刑者急揮刀首墜地聲從項中出曰死
爲大明鬼監刑者咋舌禮而殯之桂王贈侍讀之備學
務公廷樞同邑人諸生與沈自炳等起兵監國授監紀
推官兵敗爲勝兆所擒勝兆留幕下勝兆逸人官松江
提督爲人椎魯少文凡事皆決於幕客吳著吳著與

蕓知文義嘗以語微動勝兆勝兆不忤也會勝兆與巡撫土國寶名位相軋心勿善也國寶復譖之經畧洪承疇遂上疏劾勝兆濫收降卒著與蕓因危詞動之謂且不測勝兆心動謀於之儁及陸冋之儁及冋復動以危詞由是勝兆起兵計決矣乃密謀通欵監國恢復東南諸郡又招撫太湖義旅以助之使至舟山鎮將黃斌卿不應都御史沈廷揚偏脩張煌言御史馮京第俱在舟山勸定西侯張名振以兵就約名振請於監國以肅鹵伯故印封勝兆且約以四月二十六日爲期勝兆之聚謀既衆肆言無忌同知楊之易推官方重朗告變勝兆

知事洩殺之易重既遣中軍詹世勛及高永義偵海師之至而不知名振之師至崇明為颶風所損世勛等見海師不至遂變志以兵劫勝兆矯其令召勝兆所聚謀者盡殺之之儁亦被害執勝兆械之江寧戮之其獄詞逮及者則有華亭李之椿董與申翁英董剛侯美漢袁國杞張謝石周長吉俱被逮死蔣平階亡命海上云之椿御史侍問弟諸生與申以諸生貢於廷英崇禎四年武進士第一官遊擊領松江守城事不克隱於北橋至是被難剛禮部尚書其昌孫剛妻趙氏見執縊階死美漢指揮承祖子長吉自承與世勛謀非勝兆也遂被害

并世勛亦斬之平階字大鴻嘉善諸生原名雯階廷樞

國朝

賜謚忠節

外史曰當逆閹熏炙之時天下騷然吳懷賢以訟楊漣二十四罪疏劉鐸以詩箑寓譏刺皆被殺於是賢人君子夜無安枕當道者趨之如蟻或畏之如虎不有廷樞奮不顧身乾坤之正氣或幾乎息矣迨夫兩都覆沒百折不回南冠既縶西市從容信乎其氣塞乎天地之閒也

錢栴字彥林嘉善人巡撫雲南士晉子崇禎六年舉順

天鄉試福王立授職方郎中南京破梅帥子熙默與從兄棣起兵梅帥兵赴嘉興助守嘉善破棣下太湖遇大兵大戰身被四創而死嘉興破梅走浙東魯王監國擢太僕寺卿棣贈太常寺卿謚忠貞丁亥梅預吳勝兆密謀事洩被執至江寧不屈死妻徐氏投水死熙字漱廣負儁才丙戌參總督吳易軍事易未敗而熙先以病卒默字不識崇禎十六年進士授嘉定知縣南都破棄官歸及父梩難削髮爲僧名成回號無知子卒於山陰其時徐爾穀夏完淳劉曙亦皆被逮爾穀字似之嘉興人尚書石麒嗣子石麒之殉節也城中人跡斷絕越二

十五日爾穀哭入城求父屍僧眞實藏之櫃顏色如生
握拳沒爪鬚髮盡張舁至楊林村舍殮之甫畢
大兵至爾穀守棺不去兵士露刃睨之爾穀抗聲曰我
父在此我豈爾避父旣死忠我惟守孝我何畏死耶主
兵者曰犯忠孝不祥相率去爾穀乃至越監國授職方
主事爾穀辭命壘綴從事進太僕少卿亦以預勝兆密
謀被執不屈死妻孫氏得爾穀獄中書微笑侍婢曰郎
君得歸耶孫曰非也郎君去時我已辦一死冀得歸故
忍須臾今旣來訣則含笑入地耳夜分家人咸寢啟戶
抱所生三歲兒赴水死屍植立水中子猶在懷也完淳

字存古考功主事允彝子生有異稟七歲能詩十三擬庾信大哀賦文采宏逸佐允彝起兵不克允彝殉節完淳之浙東授中書舍人尋進職方主事監國航海入閩完淳拜表慰問至是搜得上監國疏表被逮之江寧問官憐其幼欲生之曰疏非孺子所能爲完淳大聲曰忠孝何可以假人乃下獄談笑自如作樂府數十闋臨刑神色不變作絕命詞曰人生孰無死死貴得所爾父得爲忠臣子得爲孝子含笑歸太虛了我分內事神游天地閒可以無愧矣其遺母與妻詩曰孤兒哭無淚山鬼日爲鄰古道麻衣客空堂白髮親循陔猶有夢負米竟

何人忠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憶昔結納日正當擐甲時門楣齊閥閱花燭夾旌旗問寢談忠孝同袍學倡隨九原應有待珍重腹中兒妻錢氏栴女與其姑皆削髮爲尼曙字公旦號稺圭長洲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南昌知縣未赴丁父艱

大兵下蘇州避地鄧尉山未嘗一至城市勝兆送欵冊山上海諸生欽浩又疏吳中忠義二十三人以曙爲首其疏爲游騎所獲曙被逮問官曰爾反乎曙曰誠有之愧事未就耳然曙實不識欽浩也械之江寧繫獄八十日赴市賦詩別母而死其時被逮者又有太倉趙自新

自新字我完崇禎十二年舉鄉試監國在舟山聞其賢遣使召之未赴事洩逮者至門自新曰吾久辦此矣械至松江絕食數日不死復械江寧得釋歸不數日卒完淳曙

國朝俱

賜謚節愍

外史曰梅與爾穀及曙自新皆遭國家之變流離顛沛一飯不忘事雖不成君子傷之至完淳十五從軍十七授命磨盾草檄不異老生宿儒昔終童未聞善賦汪踦不見能文方之古人殆難其匹

顧炎武原名絳字寧人號亭林崑山人目有雙瞳子中白而黑邊爲人耿介絕俗與里人歸莊相善有歸奇顧怪之目乙酉五月奉母避兵母未婚守節以炎武爲嗣子崇禎九年旌表至是其母曰吾雖婦人然受國恩矣果有大故我則死之炎武乃應知縣楊永言之辟與嘉定諸生吳其沆及歸莊其起兵奉故郎撫王永祚以從考工主事夏允彝於吳不克永言走之其沆死炎武與莊幸而得脫而其母遂不食卒遺言莫事二姓會王監國授炎武兵部司務明年監國入閩遣使以職方郎中召欲與族父兵部郎中咸正赴之念母未葬不果又明

年預吳勝兆密謀欲朝監國於閩道梗不得前自是而後抱故國之戚焦原毒浪日無寧晷徧游天下六謁孝陵再謁長陵六謁思陵所至之處度地開墾以足用卒於華陰

外史曰炎武嘗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學者或疑之然而名言也生有至性學究天人故其所著之書皆可以治天下善哉乎王高士不菴之言曰炎武身負沈痛思大捐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

年靡訴之喪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
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
也其足以表炎武之志矣夫

黃毓祺字介子江陰人以諸生貢於廷好學有盛名精
釋氏學名列東林黨人棱江陰城守毓祺與門人徐趨
起兵駐師行塘以應城中魯王監國遣使授兵部尚書
總督江南諸事賜敕印並獎諭城中堅守命列名疏報
以侯除擢毓祺疏閻應元等城守功未上而江陰破毓
祺亡命淮南趨帥兵棲山中明年冬趨偵江陰無備帥
王春等十四人襲之不克十四人俱死趨被執見知縣

劉景綽長揖不跪左右叱曰非爾父母官耶而不跪𨗛厲聲曰此降官耳何父母焉景綽壯其志欲釋之曰我知子非謀逆者寧有所親在獄欲纂取之耶𨗛曰我何親在獄志不忍明欲有所爲耳景綽曰若然子必死矣𨗛曰吾固不欲生也景綽曰子誠奇士吾將薦之以官𨗛曰汝大明進士位至監司亦不卑矣今降而爲令汝官不能自擇而爲吾擇官耶景綽曰吾非得已借以吏隱耳𨗛曰汝外吏欲去則去天壤甚寬何至含羞苟活哉景綽憮呼送獄丁亥正月八日行刑未幾有司聞毓祺與𨗛同事執其子大湛大洪下獄兄弟方爭死未決

戊子以敕印事發逮繫江寧令具爰書責索筆書曰道重君親教先孝弟某逃禪已久豈有官情義憤激中情不容已明主嘉誠遣使授職招賢選士分所應然袁憒曠官死有餘責謹抱印待終身附子卿之義三月獄成將刑門人鄧大臨告之毓祺命取襲衣自殮趺坐而逝當時戮其屍大臨號泣贖其元歸葬毓祺妻周氏亦死大湛大洪輸入官配功臣家大臨復與鄉人斂金贖之大湛後改名睎有學行教授毗陵大臨字西望常熟人毓祺嘗命之崇明募兵事敗為僧毓祺遯

國朝俱

賜文忠毅祠

外史曰毓祺名挂黨籍其不爲奄黨所羅織者幸矣及社稷淪亡以皎皎之軀從容就義讀其爰書眷眷君國雖死不忘可謂忠矣

海鹽李聿求學

義旅三

張煌言　父圭章等

張煌言字元箸號蒼水鄞人刑部員外郎圭章子崇禎十五年舉於鄉督師錢肅樂之起兵也移檄會諸鄉老煌言獨先至既至舉事卽遣煌言奉箋迎魯王監國授行人司行人至紹興賜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兼行人入典制誥出籌軍旅唐王頒詔至首輔張國維與督師熊汝霖主不受大學士朱大典與督師錢肅樂主受煌言

出揭以爲當如國維等識因請充報使入閩以釋二國之嫌監國從之未幾監國航海煌言入舟山道逢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監國入閩煌言從之旣至招討使鄭成功以前頒詔之隙而修寓公之敬於監國煌言勸名振還石浦招散亾以謀再舉乃偕還監國加右僉都御史時肅鹵侯黃斌卿守舟山名振以石浦之師與之爲犄角明年松江提督吳勝兆請以所部來歸斌卿不欲應而都御史沈廷揚兵部侍郎馮京第與煌言勸名振應之煌言監名振軍以行至崇明大風覆舟

大兵出擊廷揚死煌言與名振京第被執得脫歸舟山

時熊汝霖錢肅樂已奉監國出師於閩浙東山寨亦蠭
起應之煌言集兵於上虞之平岡履畝而稅不擾於民
庚寅閩師潰諸將以監國駐舟山名振當國召煌言以
所部入衛加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辛卯浙江提督田
雄總兵張杰　海道王爾祿並以書招煌言煌言峻拒
之是秋
大兵大發兵攻舟山名振與煌言奉監國親搗吳淞以
牽制舟山之師舟山破煌言扈監國再入閩次鷺門時
鄭成功軍盛既不肯奉監國諸營畏之亦莫敢奉監國
而煌言獨以名振之軍爲監國衛時時激發諸營使爲

監國致貢然煌言極推成功之忠嘗曰招討始終爲唐眞純臣也成功聞之亦曰侍郎始終爲魯豈與異趣哉故成功與煌言所奉不同而其交甚睦癸巳三月復間道入吳淞尋招軍於天台次於舟山九月復軍於吳淞會名振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望石頭遙祭孝陵三軍慟哭失聲烽火達江寧時上游故有密約而失期不至左次崇明十二月朔大凍駐防兵民萬餘人馬三百匹蹈凍渡江名振帥浴日將軍王善長挺矛爲先鋒仁武伯姚志卓將軍任麟王有才等帥師三百人衝其左煌言帥監軍主事王浚督左都督孔元章衛

瑞源等帥師三百人突其右大敗其師無一返者軍聲大振甲午正月與名振再入長江掠瓜州儀眞直抵燕子磯而所期終不至復東下駐舟山乙未十一月名振卒以所部付煌言自煌言平岡入衞之後部下不滿三百人至是始盛成功貽煌言書謀大舉丙申軍於天台冬又軍於閩之秦川丁酉復軍於天台

大兵遷舟山之民煌言遷軍舟山時魯王去監國號遁表濵中戊戌桂王遣使加煌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江督郎廷佐以書招煌言煌言復峻詞拒之是年七月成功以師會煌言北行乃推煌言爲監軍泊舟羊

山羊山多羊見人馴擾不避然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至軍士不信殺而烹之方熟而禍作碎船百餘艘義陽王溺焉復還軍舟山治舟己亥五月成功復以師會煌言於天台悉師以行游軍至鄞之東鄙師次崇沙煌言曰崇沙江海之門戶也有懸洲可守不若守之以爲老營儻有疏虞進退可依成功不聽而請煌言以所部爲前軍向瓜洲時

大兵於金焦以鐵鎖橫江所謂滾江龍者也潭家洲岸皆西洋大礮如雷轟而煌言孤軍出入其閒成功遣水師提督羅蘊章以所部助煌言又令晳泗水者斷滾江

龍而支軍進奪譚家洲礮相約滚江龍既斷則煌言進踞上流奪木城以夾擊之滚江龍雖斷舟多應礮而沒不得前煌言登舵樓焚香默禱飛大夾船而墮遂以十七舟竟渡煌言波而譚家洲守礮者走木城俱潰操江御史朱衣祚被執明日成功始至城中出戰提督管効忠走遂攻城克之議師所向成功欲直趨江寧煌言欲先取鎮江成功恐江寧來援煌言曰吾但偏師水道游觀音門彼將自守不暇何援爲成功即請煌言行未至儀眞五十里士民迎降六月二十七日成功來告鎮江之捷煌言兼程晝夜進次日抵觀音門而致書成功請

以步陸行急赴江寧成功不聽以水道進七月朔煌言
嘯卒七人乘虛入江浦初四日成功水師方至次日煌
言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成功謂蕪湖爲江楚所往
來之道請煌言往扼之煌言頗以成功年少恃勇爲憂
欲留軍中與之共下江寧而後發辭之不聽煌言乃至
蕪湖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州以
遏上流之援一軍拔和州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逼
東道休歙諸城大江南北相帥來歸其已下者徽州寧
國太平池州四府廣德和無爲三州當塗蕪湖繁昌宣
城寧國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石埭涇縣

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水溧陽建平二十四縣徽州降
使方至而成功江寧之敗問亦至煌言以爲成功雖敗
未必遽登舟雖登舟未必遽揚帆雖揚帆亦必入鎮江
以圖再舉故彈壓列城秘不使諸將知之而更貽書成
功以爲勝負兵家之常乞益百艘以相助不知成功并
撤鎮江之師竟入海江督郎廷佐又以書招煌言又峻
詞拒之廷佐乃發舟師以扼煌言歸路期必得煌言而
後已煌言與諸將議以下流已梗而九江一帶尚未知
我之敗我麾下已萬餘不如直趨鄱陽招集故楊萬諸
家子弟以號召江楚八月七日次銅陵與

大兵之援江寧者遏煌言奮擊沈其四舟是夕
大兵引而東下礮聲轟然而煌言誤以謂劫營遂潰蕪
溪魏耕遮道說煌言入英山霍山煌言乃焚舟登陸入
霍山已受撫不納乃次英山衆而追騎至煌言微服還
天台復樹纛鳴角故部漸集成功聞煌言還遣兵來助
煌言巡視天台海上有長亭鄉者多田而苦潮乃募義
民築塘以捍之且耕且屯乃遣使告敗於滇且引咎滇
中專勅慰問加兵部尚書兼官如故庚子移師林門尋
軍於桃渚辛丑引軍入閩次於沙關時成功將取臺灣
以休士煌言遣參軍羅子木以書挽成功謂軍有進寸

撫退尺令入臺則將來兩島恐并不可守是孤天下之望也成功不聽滇事急煌言復遣子木入臺責成功出師成功又不聽煌言又遣職方吳鉏齎帛書間道入鄖陽山中說十三家撓楚救滇十三家已衰敝不能出貢滇中破成功亦卒煌言復軍林門會閩南諸遺老以成功卒謀奉魯王復監國貽書相商煌言大喜即以書約故兵部尚書盧若騰而下勸以大舉又擬上詔書遺又以書約成功子經勸以李亞子錦囊三矢之業於是煌言厲兵束裝以待閩中之間是年浙督趙廷臣與安撫使各以書招煌言煌言復安撫書曰不佞所以百

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障桑梓乃因國事之靡寧而致生民之愈蹙十餘年來海上務蒐糗糒之供櫓楫舟舫之費竭骨吸髓可為惕然況復重以遷徙訖以流離哀我人斯亦已勞止今執事既以保兵息民為言則莫若盡復海濱之民即以海濱之賦畀我在貴朝既捐棄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暫息爭端以俟天命當與執事從容羊陸之交別求生聚教訓之區於十洲三島間而沿海藉我兵以禦他盜是珠厓雖棄休息宜然朝鮮自存輿貢如故特恐執事之疑且畏耳請與執事約但使殘黎朝還故土不佞即當夕掛高帆不重

國此一方也又復督府書曰執事新朝佐命僕明室孤臣區區之誠言盡於此閩南消息既杳鄭經偷安海外煌言悒悒日甚冬十一月魯王薨於臺灣煌言哭曰孤臣之棲棲有待徒苦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上也今更何所待乎癸卯遣使祭告於王甲辰六月遂散軍居南田之懸嶴從者惟羅子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將卒數人舟子一人浙江提督張杰懼煌言終爲患購故校爲僧者偵之七月十七日夜半由後山襲執之諭之使降煌言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今日之舉速死而已送之錢唐九月初七日赴市遙望鳳凰山一帶

日好山色賦絕命辭曰我年適五九復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萬事畢遂挺立受刑子木冠玉從死煌言妻董氏子萬祺先三日戮於鎮江初煌言之入海也倉卒不得盡室以行有司係累其家人大吏以煌言有父圭章弗籍其家卽令圭章以書諭之煌言復書曰大人有兒如李通弗爲徐庶兒他日不憚作趙苞以自贖圭章亦潛寄語曰汝弗以我爲慮也壬辰圭章卒大吏又强煌言妻子以書招之煌言不發書焚之已亥始籍其家圭章字爾如天啟四年舉鄉試官刑部郎中子木名綸以字行溧陽人已亥煌言在江上子木挾策上謁煌

言以其年少而負氣欲留之幕下以父老辭及煌言之焦闕子木之族父蘊章在鄭成功部下為提督子木見成功江寧之敗涕泣頓首請成功無遽去而不能成功强子木奉父泛海子木至海上不欲參成功軍事旋奉父將赴煌言營與

大兵遇格鬭子木墜水得救而其父被縛去子木展轉閩南思出奇計以救父逾時不得音問慟哭幾死復赴煌言營煌言勉以立功救父遂相依不去以死冠玉鄞人大吏以其年少釋之冠玉固請從死居敬字畏齋號采薇黃巖人煌言被執居敬以計脱之其後為僧名超

遜耕字楚白慈溪人原名璧與山陰祁理孫班孫兄弟友善理孫班孫應天巡撫彪佳子理孫從兄鴻孫將兵江上班孫磬家輸餉江上破鴻孫憂憤卒祁氏淡生堂藏書甲於海內理孫班孫盡發壬遁劍術書以示耕又約同里朱士稚張宗觀陳三島以佐之初耕贅於茗上國變後與歸安錢纘曾起義兵事敗耕亡命走江湖至是遣死士致書煌言延平侯鄭成功謂海道甚易南風三日可抵京口已亥煌言成功如其言幾下金陵已而軍退耕遁留煌言曰英霍山寨尚多耕皆識其魁請入說之使迎公以圖再舉不克壬寅或告變

大兵四出搜捕邏者猝至耕與理孫班孫俱被執並獲纘曾械至錢唐耕與纘曾俱不屈死班孫遣戍遼左理孫以痛弟鬱鬱卒班孫遁歸爲僧理孫字奕慶班孫字奕喜鴻孫字奕遠鴻孫與彪佳同講學於劉宗周之門士稚字朗詣宗觀字朗屋二子咸以管樂自命士稚先是以事牽連下獄宗觀救之得出宗觀以救士稚返渡江遇盜而死三島字鶴客長洲人已亥以煌言入英霍山寨不克憂憤死鉏字稽田嘉興人原名祖錫文選郎中昌時子崇禎十五年副榜時中原大亂鉏預儲勤王之旅欲身任浙江西以浙東屬許都事未定其父昌時

之禍作而都亦作亂死忌者陷鉏刑部尚書徐石麒力持之乃止未幾兩都覆沒鉏從陳子龍等謀恢復子龍使鉏偵事杭州被執既而釋之鉏乃至浙東魯王監國授職方郎中江上破走滇中授故官後入煌言軍中滇急煌言遣鉏走鄖陽山中勸十三營出師擾楚以救十三營已衰困不能出滇中敗鉏狂走四方至膠州大竹山會烈皇帝忌辰哭之慟嘔血而卒

外史曰江上諸臣煌言殉節最後而事亦最偉涉山海開且耕且屯而民樂輸賦招撫江北而市不易肆小住緱城而陂塘之利傳之無窮然亦無救于亡也天也迫

夫君斃於海外散軍於南田而後就執赴市可謂從容
矣善哉乎黃先生有言曰閒嘗以煌言與文山並提而
論皆吹冷焰於灰燼之中無尺地一民可據止憑此一
綫未死之人心以爲鼓盪然而形勢昭然者也人心莫
測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測者則亦從而轉矣
唯兩人之心匪石不可轉故百死之餘愈見光彩文山
之指南錄煌言之北征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文山鎮
江遁後馳驅不過三載煌言丙戌航海甲辰就執三度
閩關四入長江兩遭覆沒首尾十有九年文山經營不
過一隅煌言提孤軍虛喝中原而下之是煌言所處爲

盍難矣